

抗疫不是「不能為」而是「如何為」



議事
論事 葉建明

香港抗疫還處於膠着狀態，累計逾73萬人染疫，4000多人病歿。中央對此十分關注。兩會期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韓正，全國政協副主席、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在會見兩會港澳代表委員時，都分別強調要把習近平總書記2月中旬就香港抗擊第五波新冠肺炎疫情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落到實處，全力以赴支援特區，對於特區政府的請求「照單全收」，「要人給人，要物資給物資」。中央還成立了內地支援香港抗疫專班，中央部委有近百人在深圳集中辦公。運往香港的物資，迄今已經超過9億元人民幣。

整合各界力量提高效率

香港目前抗疫節奏與前一段時期的混亂相比，有所進步，對於病人入住方艙醫院的安排，對於老人的關注和居家隔離者的幫助，都在一步步落實。但是，這與

特區政府要切實負起主體責任，動員一切可以動員的力量和資源上，依然有一定距離。特別是在動員全社會參與抗疫，組織協調各方力量形成合力上，需要改善。

特首林鄭月娥日前說，估計居家隔離者有30萬人，政府正在不斷提升家居檢疫支援能力，包括派送防疫物資包、開通熱線、提供醫療查詢服務等。據政府說，現在不是防疫物資不夠的問題，而是「人手不夠」。

現在香港防疫「供需」矛盾突出。中央防疫物資源源不斷送來香港，就連深圳因疫情爆發，「封城」7日停運交通，也保障供港物資的交通不斷流。但很多香港市民在亟需防疫物資的時候，卻無法及時獲得援助。中央的關愛因為「最後一公里」而沒能到達市民手中。同時，居家隔離者亟需醫生支援，同時民間也有不少機構，包括中醫組織自發地為市民問診，但由於信息不對稱，難以形成一支覆蓋全社會的有機力量，讓一些最需要居家問診的患者，無法得到適切的醫療救助，導致資源和需求完全不匹配。

從現象上看，彷彿的確是「人手不夠」，但我們可否做到「動員一切可以動員的力量和資源」？有人認為，特區是「小政府」，不能做到內地那樣。是的，雖然兩地制度不同，但特區政府完全可以利用香港獨有的優勢，跳出思維定勢誤區。特區政府組織指揮和協調能力不是「不能為」而是「必須為」、「如何為」的問題。

協調人員與物資調配，總體責任非特區政府莫屬。

首先，政府應動員組織那些領取政府公帑的人士，政府公務員、立法會、區議會議員、司法人員，受政府資助的地區組織、NGO組織。

其次，去年愛國者治港原則得到落實，愛國愛港人士主人翁意識高漲，更清楚自身對香港的責任和擔當。無論是政團、社團，還是同鄉會組織、行業協會，經歷前期的迷惘後，現在都在積極為抗疫出一分力。當前活躍在一線的義工隊伍，大多是他們所組織。這是一支可以信賴的隊伍，關鍵是政府要避免各自為政、「單打獨鬥」，需形成合力令他們更有效率，更能

直達市民需求的「最後一公里」。

第三，香港醫療資源使用並不均衡。全港醫生中，超過五成是私家醫生，他們的作用並沒有得到充分發揮，而近萬名中醫師即便願意義診，也因為沒有統一的組織安排，而缺乏問診的渠道。面對市民廣泛的需求，政府要創造條件為他們對接出一片用武之地。

設立全港防疫指揮中心

第五波防疫行動已經兩個半月了，暴露出很多短板。總結經驗和教訓令我們看到，此時此刻更需要成立一個全港防疫指揮中心，政府居中主導，社會各方力量參與，實現高效的指揮、動員、統籌、協調，形成全社會有效參與防疫的新局面。最終達到每一個市民都能及時得到適切的關心和幫助，每一份物資都能夠到達有需要者手中。

我們一直強調香港防疫需要學習內地的有益經驗。即便內地動員能力強，中央也絕不掉以輕心。各部門各地方的無縫銜接與協調，不讓任何一個環節「掉鏈子」，是集中力量打贏防疫之戰的重要經

驗。這也是為什麼，為了全面支援香港，中央各部委近千人需要在深圳集中辦公的重要原因。

目前，深圳防疫形勢也很嚴峻。抓住疫情傳染的早期關鍵時刻，深圳決定「封城」7日進行三次全員核酸檢測，以找到並掐斷傳染源。為減少市民不安與社會動盪，深圳市政府13日晚發布「致廣大市民告知書」，強調政府已經提前備足生活物資貨源，供應暢順。而且，即便城市的交通運輸停運，社會按下「暫停鍵」，但保障社區服務與物資供應的隊伍、外賣小哥隊伍，照常暢通無阻，超市及藥店都照常營業，民生服務絕不打烊。

全球防疫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深圳與我們一河之隔，是香港防疫的一個參照。我們不妨多觀察深圳河北岸的防疫，從中找出可資香港借鑒的地方。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島各界聯合會常務副理事長

建立「社區防疫支援站」



港事
港心 周奕希

香港每天感染人數仍維持二至三萬人，仍處於疫症高峰期，社區傳染的潛在風險極高。另一方面，因染疫需居家隔離的市民數目亦不斷增加。故此，迅速在社區組建一個為居民提供防疫支援的系統，是一項非常緊急的工作。

我們可以在公共屋邨內空置的議員辦事處、前互助委員會、前社福機構單位，迅速設立臨時社區防疫支援站。

精準落實防疫工作

防疫是特區政府要負的主體責任。社區防疫支援站可由各區民政事務處統籌，社會福利署提供協助，並透過組織社福機構、地區組織、居民組織及義工團體，向負責小區內的居家隔離患者派發食物或防疫物資，並設立電話熱線，接聽居民的求助，為有需要的居民聯絡相關的政府部門。若果支援站有合資格的工作人員，更可为居民提供情緒輔導服務。

社區防疫支援站更重要的服務，就是需要具備護理訓練的人員進駐，配合其他工作人員及義工，上門探訪為居家隔離的居民提供健康服務，例如探熱、快速測試、量度患者的血壓及血氧量，代醫管局派發藥物及提供用藥諮詢等支援服務；亦可及

早識別病況轉差的患者，轉介需入醫院的病者。如果本地醫護人手和防疫物資不足的話，特區政府可以請求中央支援。具醫療護理訓練的人員更可探訪獨居長者、兩老家庭、殘疾人士和劊房住戶，為他們提供健康評估，甚至是提供上門疫苗接種服務。

善用遠程醫療儀器

此外，社區防疫支援站可設置內地研發的健康監察系統，運用遠程醫療的概念及儀器，監察及收集居家隔離的患者的健康變化，作出及時的支援，或轉介安排入醫院接受治療。

現時居家隔離的居民缺乏及時的康復及物資支援，若我們得到中央的支援，利用空置的議員辦事處、互助委員會等，再加社福機構、地區組織的配合，我們可以在短時間內，迅速地在全港開設最少三百個社區防疫支援站。

社區防疫支援站將有助大力提升社區防疫支援，減低居民的抱怨。甚至可為日後進行全民強制檢測，在社區內發現大量的確診者的支援工作提前做好準備。

在中央全力支援下，香港的防疫能力得到有效改觀。特區政府的防疫工作，希望除了聽取專家學者的意見外，也可考慮熟悉基層市民生活的社區人士意見。從而制定急市民所急的防疫策略，施行貼近民心的防疫服務。

原區域市政局副主席、原葵青區議會主席

須追究「鍾氏民調」借烏戰煽動暴力



議論
風生 草名

一份疑似由「香港民意研究所」設計的問卷，近日吸引公眾目光，問卷以俄烏戰爭借題發揮，頂着所謂「學術研究」的頭銜問着各種煽暴問題，不只有違學術專業，更有違法之嫌。

綜觀整份問卷的內容，不單涉嫌違反《刑事罪行條例》中的「煽動意圖罪」，而且還涉嫌違反基本法和香港國安法。首先，問卷詢問受訪者「你有多支持或反對以『提供軍事裝備』的方式支援烏克蘭？」若然受訪者回答「支持」，那就暗示自己有購入或藏有軍事裝備意圖之嫌。之後問卷還詳細列出所謂「支援烏克蘭的實際行動」包括「籌集資金」、「針對俄羅斯領事館示威」、「聯署要求中國向俄羅斯施壓」。其中光是「提供軍備」和「參與志願軍」，已經涉及「煽動意圖」中的「煽惑他人使用暴力」和「慫恿他人不守法或不從合法命令」。

「問卷」涉違國安法

而且問卷自身的存在就符合罪行定義中「發表煽動文字」及「刊印、發布、出售、要約出售、分發、展示或複製煽動刊物」兩款，可以說，這份問卷本身就是最有力的定罪證據。

除了「煽動意圖」以外，「提供軍備」和「參與志願軍」也有可能違反香港國安法。雖然我們不清楚問卷設計者

背後的動機，但提出「平民武裝」這件事本身已足夠可疑，倘若其目的是「為脅迫中央人民政府、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或者國際組織或者威嚇公眾以圖實現政治主張」，那就有可能觸犯國安法的「恐怖活動罪」。

再配合「實際行動」中提到「籌集資金」一項來看，亦有可能觸犯國安法第26條「為恐怖活動組織、恐怖活動人員、恐怖活動實施提供培訓、武器、信息、資金、物資、勞務、運輸、技術或者場所等支持、協助、便利，或者製造、非法管有爆炸性、毒害性、放射性、傳染病病原體等物質以及以其他形式準備實施恐怖活動。」

再者，作為問卷主要內容的俄烏戰爭，本身就牽涉國際上不同勢力的較量，加上「鍾氏民調」過往的劣跡，若這份問卷是「直接或者間接受外國或者境外機構、組織、人員的指使、控制、資助或者其他形式的支援」下設計的，則涉嫌違反國安法的「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

最後，這份問卷之所以還有可能違反基本法，主要是出於「聯署要求中國向俄羅斯施壓」一項。基本法第19條列明，「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對國防、外交等國家行為無管轄權。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在審理案件中遇有涉及國防、外交等國家行為的事實問題，應取得行政長官就該等問題發出的證明文件，上述文件對法院有約束力。行政長官在發出證明文件前，須取得中央人民政府的證明書。」《中英聯合聲明》附件一也有強調「外交

和國防事務屬中央人民政府管理」。

雖然基本法第13條也有列明「中央人民政府授權香港特別行政區依照本法自行處理有關的對外事務」，但這裏的問題是，問卷要求的主體是中央政府，而非特區政府，那就無疑涉及到基本法中所提到的「外交等國家行為」，而這類外交行為，香港特區是沒有管轄權的。

「民研」心虛不敢回應？

可以說，這個選項從一開始就已經抵觸了法律。如果問卷果真是由「香港民研」所設計，那鍾庭耀等人的學術水平可謂相當惹人疑慮，這完全不是一介「學術機構」應該拿出枱面的東西。

其實這份問卷最大的問題還是其製作動機，詢問港人對俄烏戰爭的意見其實沒有問題，但為何要加入如此粗暴的引導問題？還有那些「實際行動」究竟是以什麼準則提出？雖然圖片顯示問卷還只是草稿，但筆者實在看不出這份問卷有什麼「學術成分」，由頭到尾只有「可疑」二字。如果有人假藉學術自由之名行煽暴之實，那警方必然能夠找出證據，有關人士也必然難逃法律制裁。

正常來說，當一份如此離譜的問卷上出現自己機構名稱，還引來不少人的質疑，「香港民研」理應一早走出來回應或澄清，然而，「香港民研」在有關問卷曝光數天後，才慢條斯理地回應事件，聲稱網上流傳的問卷是「捏造」，但又承認曾就俄烏戰爭一事進行民調。究竟「香港民研」真的是「無辜」？還是敢做不敢認？相信他們心知肚明！

烏克蘭戰爭 美歐對中國打什麼算盤？



國際
觀察 宋魯鄆

烏克蘭戰火，對於中國人來講並不意外。自從1840年中國被武力打開國門之後，就深刻認知到西方動輒以戰爭作為解決問題的手段。但此次出乎中國人意料的是，歐美不約而同以各自的方式一次又一次向中國「求助」。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博雷利公開表示，只有中國才能在俄烏問題上居中調停。法國《回聲報》聲稱：「只有中國才能阻止普京」。德國政治學者桑德斯施德也公開承認中國領導人是唯一能夠對俄國施加影響的政治人物。

美西方無力解決困局

如果說歐洲還有點求人幫助應該有的姿態，美國則是以另一種方式。白宮新聞秘書普薩基和貿易部長吉娜雷蒙多都威脅說：中國不遵守反俄制裁可能會招致美國的報復舉措。大概世界上也就只有美國存在這樣的邏輯：你必須幫我，否則我就懲罰你。

不管歐美的紅白臉，意思只有一個：需要中國幫忙應對這場戰爭，而且中國是唯一能夠發揮作用的。

從國際關係角度看，西方罕見的「求助」之舉含義極為豐富，堪稱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最新註腳。

首先，這確實證明西方衰落了，它已經沒有能力獨自解決重大問題了。所以，歐洲也才「屈尊」向中國放下身段。要知道，僅僅十幾年前，歐洲還是傲慢得很。2007年中投購買歐洲債券。對方表示同意，但條件是不能擁有相應的投票權。也就是說中國花錢可以，但不能享受對應的權利。這不僅僅是不平等，也違背市場原則。中投當然一口拒絕。但現在這一幕真是恍如隔世。

第二，自然是中國強大了。畢竟戰爭發生在遼遠的歐洲大陸，不是中國的哪個鄰居出事了。更重要的是，這場戰爭和中國沒有任何關係，完全是西方體系內的事。按說，根據1840年以來的歷史經驗，西方找誰也找不到中國頭上。但歐美如此一致的或懇求或威脅要求中國出手，當然是知道今天的中國有能力調解這場給它們造成巨大代價的戰爭。這頗有點類似於一戰和二戰時美國的地位。當時世界霸主歐洲也

是互相殘殺，漫漫無期。於是只好邀請遼遠的、它們一向放不到眼裏的美國介入。從這個角度講，中國已經從一個可有可無的弱國發展成為能夠參與甚至決定西方事務的強國了。

第三，歐美的「求助」包藏着自己的別有用心。誰都清楚，中美戰略博弈是決定未來人類社會發展走向的重大地緣政治事件。現在這場戰爭把歐美都拖下了水，中國置身事外，全力發展。博弈的天平日益向中國傾斜，這是西方無法接受的。要想改變這一趨勢，重新騰出手來遏制中國，只有迅速的結束戰爭。

不僅如此，俄羅斯是中國唯一有聯合國常任理事國分量的戰略夥伴。它不僅在國際政治上是中國重要的戰略夥伴，也還是中國能源、糧食、軍事等多方安全的重要因素。中國如果出手幫助西方，將會上演「農夫和蛇」的故事：很可能失去俄羅斯這個重要戰略夥伴，不得不獨自面對西方的遏制。所以，歐美所謂求助，不僅是屈尊、蠻橫，也是暗含對中國進攻的後手。

第四，歐美求助卻無視中國利益。西方主導的國際關係用經濟學一句話就能總結：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國與國都是利益之爭，投桃報李、利益交換是原則。既

然歐美要中國在這樣重大的事情上施以援手，其回報至少也應該相當。中國需要什麼，西方清楚得很。像兩岸統一、經濟發展、周邊安全。中國是唯一一個沒有實現國家統一的聯合國常任理事國，外部阻力主要在美國。美國發起的貿易戰、科技戰，也是要力阻中國的經濟發展。它在東海、南海的軍事行動，也威脅着中國的安全。

所以，歐美要想尋求中國的幫助，按照它們的邏輯，自然要主動開價滿足中國的需求。而且客觀而言，歐美可交易的牌還真的很多，而且多數還不是它們自己的利益。

所謂「求助」包藏禍心

可出奇的是，歐美翻來覆去就只是要求中國出手相助，連套白狼的「空手」都不給，強迫中國只能當雷鋒。這類似2007年中投購買歐洲債券的重演——中國只能付出，不能擁有相應的權利。歐洲好一點，中國可以不買，美國則威脅不買還不行。顯然，在西方眼裏，中國有資格介入但還沒有資格講條件。

最後必須解讀一下美國對威脅制裁中國的荒謬。一是全球190多個國家和地區，

制裁俄羅斯的不到60個。遠離戰火的亞洲只有6個國家和地區加入制裁，更別說非洲。就是宣布制裁的國家，也有很多破口。像歐盟、日本還在買俄羅斯的能源，瑞士制裁了俄羅斯央行，卻沒有制裁俄羅斯的天然氣銀行。北約成員土耳其和「四方安全對話」成員印度都拒絕制裁，印度還是俄羅斯最大軍火採購商。這麼多國家，美國卻只威脅中國，這是什麼公理？按照西方的標準，這個時候還在採購俄羅斯軍火的印度難道不是最應該制裁的嗎？二是西方對俄羅斯的制裁並不是聯合國的決議，而是衝突一方的單邊行為。這和聯合國制裁朝鮮、伊朗是不同的。

所以通過歐美向中國「求助」這一幕，就可以知道何以會有烏克蘭戰爭。主導國際秩序的歐美如此霸道，如此自私，如此不公正，世界怎麼可能有和平？怎麼可能有合理的秩序？

只是西方必須明白，中國已經不是1840年時的中國，西方也不是1840年時的西方。歐洲的捧殺，美國的棒殺都不會有效。中國將和全球正義力量一起尋求公正的解決方案。

旅法政治學者、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研究員